

美麗典雅的烏來分廠是光復後第一座國人自力建設的電廠，於民國三十九年完工。
(攝影 / 林枝旺)



永遠守護在荒涼處

台電人就像守護家園的母親，
站在最遠角落默默為
全台供電無慮而全力付出。

文 / 孔海屏
攝影 / 康宏呈

「讓我最感驕傲的是：在最荒蕪、人煙絕跡處的電廠，一定有台電人守候。」台電發電處的主管副總李甘常說，台電人就像守護家園的母親，站在最遠角落默默為全台供電無慮而全力付出。邁入台電生涯第三十八年的李甘常，在台電最感愉快時光，莫過於到東部偏遠山區電廠巡視，最感動看到與大自然共處共生的景象，「水力電廠都設在風景絕佳地方，有時還能看到水山羊、野山羊等野生動物。」

「以前坐飛機時，會刻意從窗外往下看電廠煙囪是否冒煙，有的話，就可安心無慮；現在坐飛機看到

冒煙，反而要開始擔心了。」李甘常說。以往環保科技不進步，有冒煙，則表示火力發電順暢，但現在注重環保，冒煙則表示有問題。「這就是台電最典型的進步、轉變。」李甘常談到台電進步，不僅是設備、技術，他看到台電人轉變更多。「我們以前總認為做多、學多，有努力就有收穫，也不會多管份外的事。而現在，我們不僅睦鄰，更進一步開放電廠，縮短與民眾距離。」

以往電廠被視為軍事重地，總以高牆、鐵捲網、電磁圍籬將一般民眾擋排於外。李甘常憶起二十二年前，程又昕總工程師赴日考察時，發現日本電廠不但開放讓民眾進入，還在裡面設置涼亭，讓遊客可在池裡釣魚，實在是好主意，回國後即商討開放可能性。「但當時台電保守，怕開放後引發破壞而作罷。」事隔多年，現在台電已體認開放電廠是走進民眾、消弭疑慮的好方法。從去年九月開始，已陸續開放高屏、興達、大觀、明潭、萬大、台中等電廠，民眾只需憑身分證即可進入電廠非管制區參觀。「像竹門、濁水這些運轉數十年電廠，深具歷史價值，已被列為國定或縣級古蹟，是難能可貴的景點。」李甘常說，自從開放參觀後，民眾也開始改變對台電既有印象，許多民眾甚至希望在電廠附近成立魚市、蓋體育館。

獨立自主的電廠

「發電處的工作很單



進入萬大電廠會經過美麗的櫻花隧道，在過年時更是美不勝收。



冬日夜裡下了一場霜，讓萬大電廠廠區鋪上一層銀妝，美麗極了。

「還好，最嚴重的谷關壩、日月潭壩雖有多處一百公尺裂痕，但沒有滲漏之慮，大家才算鬆了口氣。」但是還有多處電廠遇上嚴重的土石

處理重責的單位，而他們面對困境、處理過程的艱辛，絕非一般人可想像到。

「九二一地震時，首先閃過腦子的，不是家人的安全，而是水壩是否安好。」土木二課的林豐生說，作土木工程的最怕地震和颱風來襲，因為施工中建築結構較不堅固，當然也擔心建物承受不住自然災害。他憶起大地震後第二天清早，急忙趕往公司，只見人聲鼎沸，由於電話線路不通，所有同仁都守在電視、電台前探聽各電廠損害狀況。「突然聽到有人說：『德基水庫崩塌了。』霎時感到背脊發涼，心想：完了，不知台中市是否被淹沒。陸續又聽到有人說：『日月潭垮了。』接著又是多處水庫、電廠崩塌消息，反正盡是讓人頭皮發麻的消息。」由於始終無法透過電話與電廠當班人證實，大家只能乾焦急，於是發電處迅速成立『緊急應變小組』，並

請政府配合，派遣軍方直昇機部隊到電廠視察狀況。

調、無聊，實在不值一提。」發電處副處長沈運生謙稱這種每天排值班管理、維持各電廠運作正常的工作，沒什麼值得報導。台電發電處裡很多員工，都曾各在各電廠待過一段長久歲月，唯有豐富運作經驗的他們，才能進入管理階層以協助其它電廠的營運。「二、三十年前的電廠幾乎都建在人煙稀少、交通不便之處，尤其是水力電廠，都在偏僻清幽的深山峽谷中，被安排在電廠工作的人都有長駐不回家的心理準備。」沈運生說，正因如此，各電廠獨立性很強：有自己的宿舍區、幼稚園等設施，電廠間橫向關係則較少。「很難想像，電視機在當時是份奢侈品，即使有，也收不到訊號。電廠同仁只能以收音機作伴，但往往在床上翻個身，聲音訊號就不見了。」對發電單位同仁而言是家常便飯的事，一般人可能感到奇特，但沈運生還是認為他們做的事平常無奇。

台電員工都知道，當電廠發生緊急事故時，發電處是擔起危機

有台電電廠處，就沒有土石流

發電處有個一人單位：水土保持課，鄧英慧就在此服務二十年。「蓋水力電廠，不能沒有水土保持。」鄧英慧說，早年因中橫公路開設後，許多人在附近山坡地濫墾濫伐，在不能耕栽農作只能植樹的坡地濫耕蔬菜、蘋果樹等，他們幾乎無農耕經驗，大量使用肥料、噴灑農藥，以為這樣就能培養出好菜、甜果。「這些肥料、農藥全被雨水沖刷入水庫，造成水庫產生許多甲藻。原先電廠不以為意，直到二十年前藻類大量繁殖幾乎淹蓋了整個水庫，我們才發覺事態嚴重。」在將藻類化驗後，才得知這全是因非法濫墾後沒做好水土保持導致肥料留不住。於是台電自組試驗農區，教導農民正確使用肥料、農藥劑量。「我們讓果樹農民每年每公頃減少十七萬元投資；菜園則減少十九萬元，而且讓大台中的用水更乾淨。」鄧英慧表示，這種雙贏局面，讓這些人不再繼續與台電、政府抗爭，而願支持台電農業推廣工作。

台電每年針對水庫淤泥量推估水庫使用年限。「以往德基水庫水土保持做得不好，泥沙不斷被河流、雨水沖落到水庫。三十一年前，預測水庫只能再使用一百一十三年；但兩年前重新預測時，發現可以再使用一百六十年。」當初為了讓德基水庫附近坡地能做好水土保持，台電特別向經濟部申請成立『德委會』以特別專案管理、監督附近用地。兼任執行秘書的鄧英慧說，為了教導農民水土保持觀念，無所不教、無所不做。「我們協助他們做排水溝、造林、種草，曾因農民認為種植雜草會生蟲害、搶農作物養分而拒配合，我們就千尋百找到適合的『根瘤莖草』讓他們種。」這種草能穩定空氣中氮質，釋出氧氣，還能成為果子熟落地時很好的保護作用，更重要的是，能讓土地堅穩，不再讓肥料流失。鄧英慧有感而發：「就因為我們注重水土保持，也很努力做，當聽到民衆說：『有台電電廠處，就沒有土石流』時，內心激動是不可言喻的。」

廠區全景



位於台南永安與茄苳共界的興達電廠，電廠前是漁塢，這日來了一群黑面鷺鷥，襯托得楚楚動人。（攝影／黃典文）

流及坍方，電塔、房屋及廠房等建物傾毀，必須緊急整建，「那段時間，真是忙翻天，但也感謝政府大力配合：要什麼，就給什麼的協助，我們才能在最短時間供電恢復。」林豐生說，目前有幾處土石流嚴重淹覆之處，如上大甲溪青山電廠的山路，至今只修復到勉強可通小車，之前，還要以直昇機載送人員、補給品進出電廠。

勇於挑戰艱困，獨自摸索經驗

在台電工作二十八年的林豐生，談起早期參與竹門、蘭陽、桂山、高屏等小電廠土木建設，從零到有全是一手包辦過程裡，最難忘與家人分離的經驗。「當時出差監工往往一去三個月，太太兩次的生產，我都不在身邊；爾後，才兩、三歲幼子老看不到爸爸，每次打電話回家，就得很心酸地陪著孩子哭。」但當時通訊不便，連打電話都是件奢侈事，林豐生想到自行錄製錄音帶寄回去給家人聽，沒想到讓全家聽了更難過。但，這就是工作，是認真、堅持的台電人的信念。「不僅如此，才剛畢業的我，就得挑起竹門電廠改裝的設計、監工、完工驗收，非常有挑戰性，因為沒有前輩指導，只全憑一己之力完成。當時壓力之大，很難訴盡。」但成功的喜悅也呈倍數放大，並成為林豐生接續後面工程的基礎。「生平完成過最大的工程：二十三年前澎湖電廠環境工程。當時從興建辦公大樓、倉庫、修理工廠、宿舍等工程，共花了十年工期才陸續完工。」他表示，這種難忘經驗，也只有在特殊的台電裡才能學習得到。

擔任火力營運課課長的許正衛，在台電服務四十多年，一開始在深澳電廠服務時，深澳曾是台灣火力發電史上第五座發電廠的新紀元。「當時舉行隆重的啓動儀式，連副總統陳誠先生都前來致意，並按下啓動鈕。對於現場電廠同仁而言，這真是緊張的一刻。」四十幾位參加典禮貴賓擠爆了只容下六名操作人員的控制室，由於是第一次運轉操作，害得機組操控

手，緊張得揮汗如雨，即使操作對了，卻被大家七嘴八舌的聲音指稱：「錯了！」在一遍忙亂中才順利完成典禮。「我們就是這樣從摸索中學習而來的。」

三十八年前，台灣經濟起飛，用電量暴增，當時發電機組幾乎全超載運作，尤其到了尖峰時間，火力發電廠必須仰賴人工方式清除高溫下結在爐管上的煤灰塊，「當時必須動員三、四十人協力搬運，才足以讓爐管通暢，否則會有跳電之慮。」當時為台電總經理的孫運璿，曾視察深澳電廠，非常訝異這番場景，馬上前去與這些辛苦員工握手致



豐原一角

葉火城

水彩

1927

文／李欽賢

一九〇八誕生於豐原的葉火城（1908-1993），十九歲參加第一屆官辦的「台展」雀屏中選並初試啼聲，就是這一幅「豐原一角」。彼時他就讀於台北第二師範四年級，圖畫老師正是石川欽一郎。

本來舊名葫蘆墩，一九二〇年改稱豐原，因素有穀倉之譽故名。可見豐原農業發達，經濟繁榮，所以處處是紅磚拱廊的近代街衢。

近代化城市豐原還有一個特色，即道路電線桿林立，電力是近代化的表徵，也是一九二〇年代台灣天際線的新景觀。葉火城當年創作的這幅畫，及時捕捉豐原一角的新時代變貌，留到今天也為我們截住豐原街景的舊時代遺影。



電廠的管家 ——發電處供應課

發電處為了掌握與協助各電廠營運順暢，除了分工專業小組協助解決軟體設備問題，其它零星卻攸關電廠運轉的相關瑣事就交由供應課負責。「供應課就是有求必應的課：從工程發包、材料管理、設備資產管理、公文收發、陸鄰計劃，連電廠與民情糾紛，都是我們協助處理的範疇。」供應課課長陳正中說，早期資源匱乏，公司採節約政策，所有電廠大小採買，包括買紙、筆這種文具用品，

都需得到總公司批示，可想當時的工作繁重。「現在都儘量授權給各電廠自行處理，我們只做策略規劃與專案協助。」

談到有求必應，早期居然還有專人負責電廠娛樂工作的人。「三、四十年前，有個專門背著電影放映機到各偏遠電廠放電影的專職人員，而每出差到一處電廠，往往花費他一個月時間。」陳正中曾在公司儲倉裡看到一台被拆解的放映機，感到納悶，詢問一位老同事後才知發電處居然配置這樣一個有趣職務。「在當時，稀有電視機的年代，這人可是極受電廠家眷歡迎的人物，每當他來訪，大家就會聚坐在廣場上，等待布幕架起後欣賞這幾個月來的唯一娛樂。」這個簡單的娛樂設備，確實撫慰許多電廠家屬的心零。直到電視機開始駐進家庭後，電廠專屬的蚊子電影院終於落幕。

供應課另一項重要工作：協調民情糾紛、抗爭。「早期民衆對電廠運作不了解，偶有激烈圍廠等抗爭行為。有些事件，甚至花十多年時間處理。」工作已二十五年的陳正中說，近來台電積極推行陸鄰計劃，減少與居民間隔閡。「我們很真誠，也儘可能回饋鄉里，只是在與民衆溝通部分，我們還可以做得更好。」前陣子竹東的軟橋電廠社區居民，特地申請到一筆百萬元預算要幫電廠作綠化工程，但台電認為這事應由電廠本身來做，因而婉拒他們好意並希望社區能好好利用這筆得來不易經費，卻遭居民認為電廠沒誠意而投訴到地方記者，經過多次雙方溝通後，並具體提出計劃，才讓居民相信台電原本的用意。「我們花了四百萬作綠化美化工程。」同樣場景也在烏來發生：早先台電開始整理烏來電廠原為宿舍建區，之後因電廠改成遙控式，處理閒置的土地，卻造成當地居民恐慌，以為台電變賣給納骨塔業者，而成為破壞旅遊觀光的毒藥。「經過說明會後，不但獲得居民歡迎，還有業者想配合台電整地綠化計劃而加設溫泉館。」

謝，並隨即致贈每人四十餐的費用。「在當下，絕不會多想任何事；只要沒死，就是繼續做。我們為電廠做任何事，只求發電順利、供電無慮而已。」本身曾遇三次危難的許正衛：被脫落的螺絲擊中心臟、被破管裡蒸氣噴跌下護欄、被爆炸的粉煤機所引起的火災燒傷，還好都只是千鈞一髮的虛驚。「老實說，早年，不只是電廠，所有的工對工安不是很注重，大家都都在自求多福中度過。這些經驗也成為發電處管理各電廠時的改善依據。」

海